

# 第一辑

## 感 悟 自 然

风从高原吹来，踏着西部嘹亮的歌喉，在跫音夜夜的吟咏里，品味乡间野草吐蕊的芳香。



## 夏夜的月光

我注视和留恋夏日月光下的乡村由来已久。每当夜晚来临，我总喜欢走出闷热的屋子，透视室外被月光写蓝的天空，然后在漫漫蓝天覆盖下海阔天空地遐想和睡眠。其时，月光在我的眼前幻化出一派神秘和朦胧，它的阴影和清辉，以及月光里伫立不动的草垛、树木、庄稼，以及接近明月的难以企及的山峰，在这个夏夜向我散发出阴凉的诗意美。明月的光芒如同一条温柔的河流，沉淀了浮在夏日乡村之上的喧嚣和忙乱，麦壳和草屑，带我钻进一条时光的隧道，回到童年。

记忆中，蓝天与明月如同两个美丽的蝴蝶标本，还只是夹在小学课本中的一组词汇时，我就早已躺倒在乡村夜晚肥硕的天空下阅读天空了。夏日的午夜，我们一般年纪的一群小伙伴，光溜着身子，在村外清凉温热的小河里扎完猛子，打完水仗，便回家拎张竹凉席，提上蝈蝈笼到村中麦场里去睡，打完麦子的院坝场光地净，清爽的晚风在一堆堆草垛间游走。当浮云隐去，蛙声如潮，蝈蝈的叫声吵作一团，一排排的小人躺在清风吹送的新麦子的馨香里，躺在月光铺就的温床上，舒舒展展得如同一片被镰刀放倒的麦子。总会有人说起老掉牙的乡间神话，嫦娥奔月、玉兔下凡之类，也有人说起花妖狐怪，每到恐怖处，十几颗脑袋瓜凑成一堆，紧张得都噤声了，大地便突然间安静下来，只有沙沙的天籁之音。时不时有几声虫吟蛙鸣，仿佛从遥远的时间那头传来，明灭闪亮，隐约可闻，如梦似幻。而就在那一刻，我的思绪会顺着月光的触须爬得很远，心头陡然升起天地之大，惟人独小的感觉来。

远处黑蒙蒙的大山在月光里幻化出一条弯曲飘渺的虚线，天空却在此时以其博大的胸怀吐纳山川，包容万物。

在夏夜月光年复年的沐浴下，我长大了，曾经瘦不溜叽泥鳅般的那个顽皮小子，得益于故乡土肥水美的滋润，一霎时出脱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高中毕业那年暑期，参加完高考，疲惫的我，从城里回到乡下，一头便扎进夏夜月光温情脉脉的怀抱里，我一个人徒步漫游在绕村砌筑的河堤上，任岸柳把月光剪裁成一条条的丝线，洒在我雕像般凝止的脊梁上，一任小河流水梳理我纷乱的思绪。每天晚上我都坐在河边的石堤上，一边听着滔滔漾水慢板如歌，一边向河上游眺望，不经意间就被眼里景物击中，身边的这条漾水，闪着粼粼波光，像从月亮的故乡天空飘下来似的，那一个个柔软的弯道恰如被风吹动的彩绸，似乎顺着它就能爬到天上去。这时的天空奇怪得伸手可及，能让人触摸到月光的肌肤，那份美景真是妙不可言。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天空、月光、大地，还有身边这条充满诗意的月光河，是那般温情，那般善解人意，能安抚你内心深处的疲惫和创伤。在碧天云海里穿行的月光，它缓缓地流动着，如同一片轻柔的羽毛，拂过我的心头。

现在我远离了乡土，双脚踏到水泥地上，如同剪断了与大地的根系似的，心中时时惶恐不安。城里夏夜的月光，仍然一如既往地照着，但我已无法从眼前找出它与昔年相同的质地，是高楼与霓虹隔断和污染了它吗？我却忘记了它最初的样子，我不知道眼前的月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多情的城市夜晚，五光十色的消夏方式，没有人注意幽寒的弯月高悬，惨淡的清辉遍洒。月光下穿着薄如蝉翼的裙裾、裸露着玉臂走来走去的都市女郎，你是在向人们展示美么，但我却表情麻木，心不在焉，无法与你沟通。世纪初的月光广大而浓重，近于巫术似地在我所到之处的黑夜弥漫，我在这虚幻的月光中渐渐睡去，而远去的那些年代的陈年旧事，却如潮水在梦境中漫卷上来，覆盖了我，淹没了我。

## 老照片 旧夏天

老照片是夹在岁月书卷中的一张有关旧夏天的黑白照，发黄的相纸上沉淀着那个旧夏天浓烈的阳光。许是拍摄日期过久抑或是摄影技术欠佳，你想要分辨出照片上那个旧夏天模糊的相貌，还非要聚精会神地花上许多时间和精力不可。看得久了，记忆里许多有关旧夏天的故事便从卷曲的相纸上显影出来：头上顶着大草帽，手里摇着蒲草扇，把耳朵固定在半导体戏曲节目的秦腔段上……这种千篇一律的格式使旧夏天更像一颗不停重复老路的老怀表，使人产生一成不变的感觉。

在许多的老照片中最让人耐读的一张是坐在乡居老屋里一动不动的旧夏天，躺中堂屋的竹凉席上，看着在新麦子的馨香里吸完一袋水烟，然后心静自然凉的大人们，被院坝的野风揩干了满身汗迹，便很晚很晚不睡觉，把许多花妖狐怪的老故事从遥远的年代中请出来，顺旧夏天的脊梁凉飕飕蛇一样滑过孩子们的肌肤，不经意就惊出他们一头冷汗，这时他们会藏在大人们的腋窝下，又害怕又惊奇地等待故事里最恐怖、最刺激的结局出现。等到那颗夏夜里硕大的白月亮耐不住倦意钻进云朵，他们才亦步亦趋地被大人牵着回房休息，在慢慢退凉的深夜进入香甜的梦乡。

而旧夏天的白天远没有这般舒心惬意。暴烈的阳光使得每一个白天都是忙碌，都是高潮。金黄色的田野里到处都晃动着收割者的身影，数不清的白草帽在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麦海里漂浮，家家都锁了门，空落落的村子里只剩火红的石榴花寂寞地开。

太阳疯了，歹毒地暴烤着大地。天下着火，长空下的男男女女像被晒化，脸上、臂上滴着珠串似的汗珠。站在麦田边，能听到麦穗被烤熟而发出的爆裂声，千亩麦田蒸腾着火焰，而拼命挥镰的农人恰似疯狂的扑火者。

孩子们永远是不知疲倦的。在大田里捡拾了一天遗落的麦穗之后，他们仍不知坐下来歇息片刻，他们脚上的白球鞋始终躁动不安，见到一只蝴蝶或一只蚱蜢便要大呼小叫地追上一气，然后脱光衣裤在清亮温热的小河里打水仗、扎猛子。红绸似的晚霞给他们的肌肤镀上一层色彩，把他们变成一群古铜色的泥雕。傍晚时光，当孩子们爬上岸，兴致勃勃地举起竹竿网向旧夏天最大一只蜻蜓时，母亲们呼唤他们吃饭的声音已从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下子网住了他们浓浓的兴致。这时候的农家院落满浮着白百合好闻的气息，他们在黄昏的皮肤上浮动着，像一些若有若无的形容词，把日复一日的旧夏天修饰的淡泊而悠闲。

现在，当我们偶尔把老年的旧夏天翻出来比较一番，便会觉得充满霉味的旧夏天委实乏味单调的可以。没有电视、冰箱、空调、冷饮啤酒的旧夏天，衣衫寒碜得像一个老乞丐，站在时间的那一头，被城里林立的高楼和大功率的空调赶到比乡下更远的乡下去了。而尽管如此，爱忆旧的我却时时觉得尽管新夏天凉快，舒适，消夏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它远远没有旧夏天温馨、有人情味。当我们在夏夜被冰啤酒泡的骨酥筋麻时，我是多么怀念旧夏天宁静的夜里，偎在姥姥怀里数星星的片断呵，歌谣般的旧夏天，想起你会让人平添一缕温情和美好。不是吗？朋友，当我们每个人拍多了彩照觉得腻烦时，再换拍一张黑白照，那是何等的纯净和率真，不信你就试试。

## 阅读阳光

久雨初晴 按照远在月初的约定 我们几个人结了伴 去云华山享受日光浴。我们是阳光邀请的客人，我们衷情于阳光。

人在久雨之后阅读阳光一定与人在疲劳时阅读阳光感觉一样。等我们一溜自行车在满世界明晃晃的天光里出城时，阳光便乖巧地来到了我们身边，带来了一缕缕芳香和清纯，带来了满世界赤橙黄绿丰富的色彩。我们一路上和阳光说着话，话还没说完，云华山已经近在眼前了。上的山来，我们侧身躺在山坡上的青草堆里，一边嚼着带来的早餐，一边嚼着清香四溢的阳光 任阳光之手随意在我们背上撒下辣子的味道。这时候，阳光既是我们的食粮 又是我们的情人 我们热爱阳光就像热爱伴侣一样。

这情景令我想起在乡下度假的日子。那时我有事没事总爱钻进父亲营造的果树园里为他作伴。总是在清晨，父亲起床早早地为果树锄草施肥去了，而我仍赖在舒舒服服的被窝里伸懒腰，常常要等到八九点钟的时候，阳光毛茸茸的肢爪伸进阴暗潮湿的小屋 将我柔情蜜意地唤醒 当阳光的抚摸遍及我的全身 我便在迷惘中有一种通体舒泰的感觉。我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也在阳光的怀抱里将我青春的诗歌密密地写进生命的年轮。

然而 我发现今年的阳光成了稀客 和我们不怎么亲密了 像有意无意地躲着什么 三天两头不露面 而且总是下雨 雨下的人心都发了毛，地里的麦子无法收，收回来的无法碾。阳光成了人

们心中的期盼。我曾不止一次地站在都市的阳台上凭栏眺望，阳光躲在云堆中看似很近，其实很远。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打开那扇久闭的窗户，怕风吹进来，雨溅进来，给我们的居所凭空再注入一些潮气，锈蚀我们的心灵。1999年的阳光，你怎么了？你给我们制造了让人永远猜不透的哑谜。

领略了阳光的珍贵，我们才真的体会到阳光与雨露同样不可缺乏。当今天久雨初歇，面对久违了的阳光，我们不能不面对它，不能不细细品味它的味道，阅读它，直到读的七窍生烟。倘若阳光是甜的，我们的生活也甘甜；倘若阳光苦涩，我们的生活也必定苦涩。善待阳光，善待自然，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 春天，回忆一种童年的游戏

立春。雨水。惊蛰。春天的降临如同诞生一部童话，这童话弥漫着鲜活灵动的气息。冬天后的第一场雨牛毛般地纷纷扬扬，从天空落下来 滋润的山 滋润的树一派欣欣然的样子 板结的土地、冬眠的万物一同苏醒 伸着懒腰出土活动。惊蛰 这两个字里隐含着电闪雷鸣，有一种震聋发聩、突如其来的感觉。小时候每到这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日子。太阳从南回归线渐次移动过来，天气慢慢转暖，最明显的就是大片麦子拔节返青，山南和路阴的残雪开始做泥 院子里的牡丹、玫瑰吐出了嫩红的叶芽 都为春天的到来贴上了鲜明的标签。每个春天的清晨，当你还懒在热哄哄的被窝里，一阵鸟雀花哩噜溜的啼叫便把你唤醒；殷勤的太阳从窗玻璃上伸进来几缕毛胡子，刺激的你痒痒的。促使你从床上爬起来 换上昨夜妈妈放在枕边的新单衣 便跑没了踪影 约上几个小伙伴去大田里或在自家的果园里玩耍。

我家的房后有个两亩地大的园子，里面种满了桃、梨、杏树，树下的土地被划成若干小块，一畦栽春韭，一畦栽绿葱，一畦栽大蒜 还有一块油菜田 每年春天 桃杏花发 满园子如喷火蒸霞 惹来了成群的蝴蝶绕树乱飞，而蜜蜂则把晚宴也搬到了油菜的方席上，红头的蜻蜓落在花朵的停机坪上。这些从农业深处飞来的运输机，正忙着运载春天的阳光。园角边株株硕大的蒲公英，绽开密密的小黄花，如颗颗微缩的小太阳。靠墙一行香椿树。枝头上托举着朵朵绛红的香椿毬子。这真是一块玩耍的好地方，在我眼

里不只是一块充满生趣、野趣的儿童乐园。

我和小伙伴们成天呆在园子里挖地牛吃拇指大小的“地牛”生的白白胖胖有的像葫芦有的似宝塔吃到嘴里脆生生、甜津津的。然后就到夹杂在香椿树中的樗树上，捉象鼻虫玩。樗树俗名叫臭椿这种树上生着一种虫子，有坚硬的盔甲，体很小，全身有暗淡的小白点，长着六足，有一根长长的象鼻状的喙，生物学上称它为象鼻虫，那时我们很小，不知道它的学名，就通称它为“气死牛”。它们通常附在臭椿树的干上，有高有低，有时伸手可及，只要把它从树上捉下来，它便迅速蜷起六足，长长的象鼻紧贴胸前，抱得很紧，装“假死”状，而只要把它放在掌心，双手合拢，不停地摇动，它就会恢复活态，松开肢身，在你的掌心爬来爬去，活脱脱一头移动的小象，很好玩的。有几次我把它托在手上，看着它走在我的指尖上，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很为它担心，真怕穷途末路掉下去。结果它爬到我的指尖末稍后，继而在掌心下走回来，这一着确实让我没想到。我不知道我的指尖下还有路，而它确想到了，看来人的智力有时候竟然还不及一只小小的虫子。

告别了乡村，进城已近二十年了，儿时的趣事常常在不经意的時候问候我，让我独自一个人也要莫名其妙地发笑。现在我的孩子也正天真烂漫，她对爷爷、奶奶的依恋远胜于我，每个双休日吵着闹着要到乡下去看望老人。回去后便和小伙伴们一起重复和延续着我童年时曾经拥有过的游戏。这种养育了几代人的游戏，又返哺着孩子们，成了她们童年时代的开心果，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次周而复始的大循环。我说不上这种玩乐还将影响几代人，但我想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游戏，大概不会消失和被淘汰吧，前提只是你不离开生你养你的土地，只要你能常回乡下老家看看。因为，童年的游戏就像大地生命在孩子们身上溢出的花朵，是对生命的热情讴歌，它的生命力如同年年如期而至的春天，首尾相衔，循环往复，是不会有止境的。

## 乡村写意

红日西沉 晚霞融金之际 沿着东河林带漫步 实在是件很惬意的事。在城与乡的结合部，随便的一处林岚角隅，一些简单的风景 都能带给你一片宁静和安恬。

这是夏日的黄昏，梵高笔下“阿尔的阳光那令人目炫的金色”已然渐渐淡去 宛若青烟。桔红的霞光 使漾水河岸的周围 无论山 无论水 无论房 无论槐 连同那散落在岸边水草沼泽地上啃食的羊儿 都神奇地似火一般燃烧 周遭田亩中的麦茬 向四面八方铺排开，密织的蚊蚋懒洋洋地飞来飞去；归巢的倦鸟呼儿唤女，蝙蝠的羽翼划出一条条银线，在粘乎乎的暮色里向古殿檐角伸展开去。四野阒寂，没有了白日里的闹意，而河泥和山野味一股股直冲鼻翼。漫天张起一幅大的田园写意，大团的色块，抢眼的线条 温润的气息 抵舔着人的心羽 顺河的野风丝绸般地拂来 为你送上烟火的气息，几座青堂瓦舍即刻便横呈眼底，黑黑的或团或点 浓在那儿 随夜色越来越化不开。院坝的大树下 少不了新垛一排麦秸 尖尖的站立 为季节作了明白的注解。

而炊烟总在这个时候升起 徐徐缓缓 在屋檐的上空凝止 像被老槐的枝丫挂住了，在晚风中飘来飘去，雾一样沾在屋瓦脊上。谁家的妇女唤儿吃饭，尾音一波三折，缠绵软和，咏叹里，藏着直接而逼真的人情味，构成了黄昏千古不变的腔韵。

此刻 漾水河岸边 是几亩老宽老长的麦田 麦子割完后坦然裸露的麦茬静待耕翻。月色从岸柳丛中漏下，俯身可拾清亮的花

斑，凝聚树梢的清露，为如练的柳林滴下蝌蚪似的标点。站在月光的清幽与温存里 感受夜的静谧 新麦子的气息一片灿然。

长堤下的河水，清亮鲜活，像从梦中滤出一般，亮湛湛的静水 通体皎洁 润泽一河星月 融解十里蛙鸣。此时 天籁间每一处细微的响动，都给人颤栗般的冲动。谁家的新妇借月光之手河边浣衣，眉梢眼角都楚楚动人。千百年间，河岸边的人们依河而长 依河而生 平凡地过着劳碌的一生 凝铸成河边一道道生生不息的风景。

是什么慢悠悠踏月而来？星月朦胧中晃过黄牛蹒跚的剪影。吃过晚饭的老农，抑制着疲惫，到晚来仍不忘牛儿的夜饮。叭嗒的烟头 阴明灭灭 如荧光使人怦然心动。大自然好坦白 万籁好安静。绰绰人影近了 远了 变成一团理不清读不懂的黑影。

陇南山乡的腹地，藏匿多少这样的乡村。简单得几近琐碎，普通得再不能普通，而体味这与都市不同的一种文明，永远让人醉心。那份朴素的情调，足以让人温读一生，理解一生，热爱一生。

## 亲近自然

我是从无拘无束的乡下长大的，上山下河，越墙爬树，天性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伸展，如果我能一个猛子在水下呆两分钟，马上就有小朋友窜掇我，能不能一口气爬上几丈高的大树，于是我的野性便越来越大。成年后，人虽在城里工作，但身心却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一星期中总有两天瞅个空子躲到乡下，在父亲勤谨劳作的果园里一呆就是几个时辰，给果树喷喷药，给蔬菜浇浇水，然后坐在水塘边的果树下，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一门心思听鸟鸣虫吟，看蓝天绿野，这个时候便是我心情最快乐的时候，纵然被烈日吻红脸膛，甚至蜕下一层皮，也不在乎。

在城里这种机会少了，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忙里偷闲地到城与乡的结合部去感受和弥补对自然的渴求。槐花开时，我去听蜜蜂的鸣唱，雨后初晴，我呼吸原野好闻的气息。黄昏里，我带着女儿到林荫道漫步，往往要到月上柳梢头时，才慢慢返回。我常常想，人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达到和谐统一是我们最大的愿望。长长的林荫道像城市的肺叶，吐纳着新鲜的氧气，供我们呼吸，假使城市没有它，我们在无边的灰尘和废气中将何以处之。每次离开林荫道，我都为我们的绿地太少而揪心。

## 乡间的老水磨

客居小城十余年，往返于新厦楼宇之间。然而记忆中总忘不了故乡清丽的倩影，更忘不了它纵横交错的河渠，夹岸如烟似雾的马桑、垂柳，更忘不了点缀在农舍、田野间歪斜、破败的老水磨，它和村北断崖上那些残缺的北魏石窟群一起构成故乡文化中精彩的篇章。

歪斜的门窗，被柴烟熏黑的山墙，阶前蔓生的茸绿的苔藓，瓦楞上塔形的菰草连同泥污的轮盘、朽蚀的水槽，无言地标示着它的衰败和寒伧。裸露的木柱形销骨立，虫蛀的檐板百孔千疮，猛然间就像一首优美的音乐中滑出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乍一见让人感到就像一位面容枯槁、青筋暴突、历尽沧桑的八旬老人。

老水磨不是名胜，也算不上古迹，没有多少动人的传说，更无悠久的令人骄傲的历史。它朴素的外表与被文明遗弃的无奈除了让人衍生出一种悲悯之外，更让人涌上一种崇敬。在被文明淘汰的今天，它没有退去对故地的依恋，依旧用衰竭之躯支撑着不倒的信念，承载着人们鄙夷的目光和对它不合时宜的哀叹。然而我要说它的存在，恰恰作了现代文明崛起的铺垫和映衬。使乡间的历史有一种纵深感、沧桑感，它成了古与今平滑接轨的延伸。如果没有了它，你不觉得便没有了现代与古老的参照，没有了审美的力度和一种漫历时空的遐想，缺乏一种乡间文化的积淀和折射。

在乡下，我常常喜欢漫游于蒙蒙细雨之中，看山间林密处墨

绿林疏处碧绿 错错落落 分不清是细雨还是浓雾 把这一层层一片片的绿色断开，蓦然间就会看到一座百年水磨，仄斜着苍老的身躯 飘摇浮动 艰难地挤身在现代文明的田野里 显得局促和不安 它负载得那么沉重 又带着对现实执著的依恋 在它的檐下 常常飞出几声躲雨的姑娘嬉戏的尖笑声，随即被空谷烟雨吸收，被朦朦山色溶化。这里的古老与现实和谐相处，竟使我心中不免产生一阵激动……

一间老水磨，一个往昔的故事。当年，它定然是一个活泼热闹的去处。两扇沉重的石碾重叠成山民韧性的日月，年年岁岁哼唱着无尽的歌谣，把灿亮的希望磨成雪白的麦粉。水磨是一部被岁月风雨浸透的发黄的历史 它当年曾是那样炫耀过、辉煌过 板筑的山墙间曾荡过多少村姑少妇的笑声，汨汨的磨眼流淌多少嚼碎的歌谣。它记录着一代又一代山农苦涩的活命历程。现代人没有理由鄙视它们，割裂历史本身就是轻浮和无知。

老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乡间的老水磨作为故土的象征，在未来岁月仍然会牢牢地绾结着我的思念和情感。日月流淌，世事更迭，许多对故土的记忆会消退的朦胧而模糊，但老水磨则是我牵系故乡美好回忆的唯一符号，年年岁岁将在我心中激荡起一种恒久的感情波澜，并恒久地根植在记忆之中。

## 永远的月

此时此刻，是一年中惟一的三五望月之夜。太阳已经下山多时了，月亮还没升上来。白天里绿瘦红肥的观山、西山此时化作一团巨大的阴影，逶迤成一条渺远的虚线，狭长的西和城与天上的疏星都隐没在天道轮回之中。

我是在漾水河畔宽阔的槐林边遭遇月出的。其时已是晚上八点钟，空旷的天空，只有几颗稀落的星星，镶嵌在湛蓝的天幕上，巨大的宇宙象一座宁静的产房，以慌乱和忐忑的心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什么。这时，东方的天空忽然闪出一片光亮，半边鹅黄从观山巨大的山脊上显露出来，空中立即弥漫着一片祥瑞之气。

十五的圆月就这样出世了。它没有日出那种瑰丽多姿的云蒸霞蔚，也没有好戏开场的喧天锣鼓，它在秋色澹澹的山水间，像每一位顺产的婴儿，平和地出世，渐渐地丰盈了。

当我凝视它从出生到圆满时，几乎与它撞了个满怀，望着它金黄如泊，颤颤嫩嫩如出锅的腐乳，只能产生一个缺乏诗意的联想；恰如厨娘盛在盘中的刚煎的饼。这比喻拙劣的让我懊丧。丰盈的月如美人的妆镜，真想让人把它托在掌上，细细审视那种透明的软软的极富弹力的生命质感，却又不忍心亲啜它，使它罩上一层雾，遮住它的完美。

我身边的树林一霎时疏朗清晰起来，身边的漾水鳞光闪闪，如一条横卧城中的冰甲玉龙。黑漆漆的山川一瞬间被照亮，显出

宽厚和丰腴。一城灯海与月光辉映，让一切形容词只好就此打住。站在河边画院的高楼阳台上，一片坦荡和辽阔尽收眼底，楼下的院子青瓦白墙 塔形的松树 碧绿的冬青 沿墙侍立 五颜六色的菊花、一串红、美人蕉 姹紫嫣红 幽香扑鼻。院中桌椅齐备，瓜果满盘，茶酒溢香，看着文朋画友在月光里持饼赏菊，咏叹高歌 真让人幸福怡神。

赏月是一种心境，赏月之悦，贯穿在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古有月仙 今有月痴 这有诗词为证：“天上一轮才捧出 人间万户仰头看”“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王维当是古人中的月仙。他们对月作揖，暖酒以贺，爱月之甚，我等不及。今人赏月，附庸风雅者多，一时之兴耳。爱月的人，没有赏月的心境算不得真爱。何况现代人过中秋早已没有了传统形式，或看电视或坐方城或逛夜市，休闲的方式不一而足。而月则是千古不变的 正像李白诗“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月光无声无息倾泻在万物和人心，无论是万众仰望阿波罗飞船登月之时 还是无人理喻之际 月一如既往 千里共明 万代同辉，这正是：月圆随人意，情浓月更好。月也是充满灵性的么。